太平御覽/03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太平御覽
卷三百一十三．兵部四十四

► 兵部四十五

決戰下

《隋書》曰：文帝遣將賀若弼伐陳，後主令中將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崗，居衆軍之南偏，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，護軍樊毅、都官尚書孔范又次之，侍中車騎大將軍蕭摩呵軍最居北，衆軍南北亘二十里，首尾進退，各不相知。賀若弼初謂未戰，將輕騎登山觀視形勢，及見衆軍，因馳下置陣。廣達首率所部進薄，弼軍屢却，俄而復振，更分軍趣地突諸將，孔范出戰，于交而走。諸將支離，陣猶未合，騎卒會散，駐之弗止，因而大敗。

又曰：楊義臣拜朔州總管。漢王諒作亂幷州，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，詔義臣救之。義臣率馬步二萬，夜出西陘，遲明行數十里。鍾葵覘見義臣兵少，悉衆拒之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，善用槊，射之者不能中。將軍楊思恩請當之，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，顧之曰：「壯士也！」賜以卮酒。思恩望見拔立于陣後，投觴于地，策馬赴之。再往不克，義臣後選騎士十餘人從之。思恩遂突擊，殺數人，直至拔麾下。短兵方接，所從騎士退，思恩爲拔所殺。拔遂乘之，義臣軍北者十餘里。

又曰：煬帝征高麗，隋大將宇文述與九軍過鴨綠水，又東注薩水，去高麗平壤城三十里，因山爲營。高麗國相乙支文德遣使僞降，請述曰：「遂旋師者，奉其主高元朝行在所。」述見士卒疲弊，不可復戰，又平壤險固，卒難致力，遂因其詐而還。衆半濟，賊擊後軍，于是大潰不可禁止。九軍敗績，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，行四五十里。初，度遼九軍三十萬人，還至遼東城，惟二千七百人。

《唐書》曰：太宗嘗謂群臣曰：「朕自興兵，每執金鼓，必自指揮，習觀其陣，即知强弱。常以吾弱對其强，以吾强對其弱。敵犯吾弱，追奔不逾百數十步；吾擊其弱，必突過其陣，自背而反擊之，不無潰，多用此而制勝。思得其理深也。」

又曰：武德中，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于江陵，不從靖謀，致敗。委舟大掠，人皆負重。靖見其兵亂，進兵擊之，賊大敗。又乘勝進入其郛郭，攻其水城，克之。悉取其舟楫散於江中。賊救兵見之，謂城以陷，莫敢輕進。銑內外阻絕，城中携貳，由是懼而出降。

又曰：光宅初，武太后臨朝稱制。徐敬業于揚州起兵，以匡復皇家爲辭，月餘，致精卒數萬。太后遣將軍李孝逸領兵討之，敬業率軍拒于下呵溪。方成列，敬業謂其徒曰：「自知衣甲非厚者居後。」衆乃爭退。孝逸之師因其動噪而奔擊，乃大破焉。

又曰：建中初，田悅反，以兵圍臨淄、　、邢州，詔以李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，與河東節度使馬燧、昭義軍節度使李抱眞合兵救臨淄，尋加兼御史中丞。河東昭義軍攻楊朝光于臨淄南，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、李奉國擊悅于雙崗，悅兵却，遂斬朝光。戰于臨淄，諸軍皆却。晟引軍渡淄水，乘冰而濟，橫擊悅軍，諸軍復振，擊悅，大破。敗悅于洹水，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，實封百戶。

又曰：德宗以李晟兼魏府左司馬。居無何，朱滔、王武俊皆反，聯兵救田悅。悅深壁不戰，以老王師。時武俊遣兵圍康日知于趙州。晟乃獻狀請解趙州圍，因合義武節度使張孝忠以軍圖范陽。上大壯之，乃加晟御史大夫，俾禁兵將莫仁擢、趙光銑、杜季　皆隸焉。晟乃自魏州直趨趙州，賊解圍而去。晟留趙州三日，與義武合軍，而北略恒州，圍朱滔將鄭濟于清苑，决水灌之。田悅、朱滔、王武俊皆遣兵來救，戰于白樓。賊犯義武，義武軍却，晟引步騎數百擊破之，景濟所乘馬連中流矢。逾月，城中益急，滔、武俊大懼，乃自魏縣悉兵來救，復圍晟軍。晟內圍景濟，外與滔等拒戰，日數合，自正月至于五月。會晟病甚，不知人數焉，軍使合謀，乃以馬與晟，引軍還定州，賊不敢逼。

《三國典略》曰：後周軍圍晉陽，齊人望之，如黑雲四合。高延宗勝兵四萬人，嬰城布陣，躬與齊王憲交兵，自申至酉，死者甚衆。帝逐北入城，當天門頓營，焚佛寺，光燭天地。延宗率衆排軍向前，我軍遂却，人相蹂死者頗衆。齊人欲閉門，以閫下積尸，扉不得闔。帝從數騎崎嶇危險，僅得出門，侍臣殲焉。惟左仕上士庫狄　侍從，時四更也。

延宗以帝長須，使于積尸之下求之，不得。士卒旣勝，乃入坊飲，延宗不復能整頓之。帝出城饑甚，將謀遁免，開府宇文忻進曰：「陛下乘勝至此，今者破竹其勢已成，奈何弃之而去？」會延宗使開府段暢以千人擊帝，暢以衆降，盛言城內空虛，更無繼援。帝乃駐馬召兵，旗鼓復振，攻三門，克之。延宗率衆苦戰，尸骸塞路。辰時力屈，輕騎走出城北，于人家擒之。延宗見帝，自投于地，帝欲執其手，固辭曰：「死人手也，恐逼至尊。」帝强執之，曰：「兩國天子，有何怨惡，直爲百姓而來耳，勿怖。」終不殺。

又曰：齊師伐梁，大至于鍾山龍尾，周文育請戰，陳霸先曰：「兵不逆風。」文育曰：「事急矣，當决之，何用古法？」抽槊上馬，殺傷數百人。齊軍乃移營于幕府山。

又曰：侯景次于渦陽，有車數千兩，馬數千匹，甲士四萬人。慕容紹宗戎卒十萬，旗甲耀日。方軌長驅，鳴鼓幷進，景使謂之曰：「公等爲欲送客，爲欲定雌雄？」紹宗對曰：「當欲公决勝負。」遂順風以陣，景閉其壘，風止乃出。紹宗曰：「侯景多詭詐，好掩人背，咸宜備之。」景果令入陣者皆短兵，但斫人脛及馬足。東魏軍大敗，紹宗墜馬。

又曰：陳霸先衆軍自覆舟東移，頓郊壇北，齊人相對，侯安都謂蕭摩呵曰：「卿驍勇有名，千聞不如一見。」摩呵對曰：「今日令公見矣。」命衆軍秣馬蓐食，遲明攻之。侯安都墜馬被圍，蕭摩呵獨騎大呼，直沖齊軍，齊軍披靡。安都乃免。霸先乃自率帳內麾下出幕府山南，吳明徹、沈泰等衆軍首尾擊之，齊人大潰，自相蹂藉，壅川塞穀。

《莊子》曰：惠子見戴晉人，戴晉人曰：「有所謂蝸者，君知之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有國于蝸之左角者，曰觸氏；有國于蝸之右角者，曰蠻氏。時相與爭地而戰，伏尸數萬，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。」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，則天下無爭矣。

《文子》曰：廟戰者帝，神化者王。廟戰者，法天道也；神化者，明四時也。

《列子》曰：黃帝與炎帝戰于版泉之野，率熊羆狼豹貙虎豹前，驅雕鶡鷹鳶爲旗幟，此以力使禽獸也。

《孟子》曰：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；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。此所爲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于死也。

《六韜》曰：以少擊衆，必以日之暮；以衆擊衆，必以日之早。

《穰苴兵法》曰：以戰出戰，雖戰，可也。戰，春不東，秋不西，月食還師，所以止戰也。

《古司馬兵法弱》曰：凡軍，使法在巳曰專，與不畏法曰法。軍無小聽，戰無小利。〈小聽謂輕聽敵人，稱其虛弱，危敗易勝，以喜士衆，沮備預也。小利謂小敵擊誘于餌，數爲小戰也。〉

又曰：凡五兵，長以衛短，短救長；迭戰則久，皆戰則强。〈迭，更也。言更息則可堪久。悉舉兵戰，衆多者强。〉

《孫子》曰：兵以詐立，以利動，以分合，變者也。〈兵一分合，以敵爲變。兵法詭詐，以利動敵心或合離，爲變化之術也。〉故其疾如風，〈言進退應機。〉其徐如林，〈不見利不前也。如風吹林木，小動而其大不够。〉侵掠如火，〈疾也，抄掠財物，如炎火之猛烈。〉不動如山，〈守也，不信敵之誑惑，安固如山。〉難知如陰，〈莫測如天之陰　，不見列宿之象。〉動如雷霆。〈盛猛速疾，不及應也。故太公曰：疾電不及瞑目也。〉指向分衆，〈因敵而制勝也。旌旗之所指向則往分離其師衆也。〉先知迂直之計者勝，此軍爭之法也。

又曰：我專而敵分。〈我專一而敵分散也。〉我專爲一，敵分爲十，是以十共其一也，〈我料見敵形，審其虛實，故所備者少，專爲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卒，爲十擊其一也。〉則我衆而敵寡。〈我專爲一，故衆；敵分爲十，故寡。〉能以衆敵寡者，則吾所與戰者約矣。〈言約少而易勝。〉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也，〈言舉動微密，情不可使彼知吾所舉，知吾所集也。〉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，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。〈形藏，故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，言少而易擊故也。〉故備前則後寡，備後則前寡，備左則右寡，備右則左寡，無不備者無不寡。〈言敵之所備者多，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。〉寡者備人者也，〈敵分散而少，皆先備人也。〉衆者使人備己者也。〈敵所以備多己者，由我分其衆散故也。〉故知戰之地，知戰之日，則千里而會戰；〈以度量知空虛，先知戰地之形又必戰日，則可千里期會，先往以待之。若敵以先至，不往可以勞之。〉不知戰地，不知戰日，則左不能救右，右不能救左，前不能救後，後不能救前，而况遠者數十里，近者數里乎？〈敵以先居形勢之地，已方趨利欲戰，則左右前後，惑疑進退，不能相救，况數十里之間也。〉故善用兵者，譬如帥然。帥然者，常山之蛇也，擊其首則尾至，擊其尾則首至，擊其中則首尾俱至。〈夫善戰也必知戰之日，知戰之地，度道假期，分軍

離卒，遠者先進，近者後發。千里之會，同時而合。若會都市，其會地之日，無令敵知，知之則所備處少，不知所備處多，備寡則專，備多則分，分則力散，專則力幷也。〉

又曰：夜戰多火鼓，晝戰多旌旗，所以變民之耳目也。故三軍可奪氣，將軍可奪心。〈《左氏傳》言：一鼓墮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也。〉是故朝氣銳，晝氣惰，暮氣歸。善用兵者，避其銳氣，擊其墮歸也。

又曰：勝者之兵先勝而後求戰；敗者之兵先戰而後求勝。

又曰：圍地則謀，死地則戰。疾戰則存、不疾戰則亡者，爲死地。

《吳子》曰：用兵之道，先明四輕二重。使地輕馬，使馬輕車，使車輕人，使人輕戰。鋒銳甲堅則人輕戰。

《呂氏春秋》曰：趙氏攻中山，中山之多力者五丘鳩，衣鐵甲，操鐵杖以戰，所擊無不碎，所沖無不陷。以車投車，以人投人。

又曰：趙簡子攻衛，自將兵。及戰，且遠立又居于犀櫓之下，鼓之而士不起，簡子投桴而嘆曰：「嗚呼！士之弊一若此乎？」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：「君不能耳，士何弊之有？」簡子艴然作色曰：「寡人之無使，而身自將是衆也，子親謂寡人無能，有說則可，無說則死。」對曰：「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，兼國十九，用此士也。惠公即位二年，淫色暴慢，身好玉女，秦人襲我，去絳七十里，用此士也。文公即位二年，砥之以勇，三年而士盡果敢；城濮之戰，五敗荊人；圍魏取曹，拔石社；定天子之位，成尊名於天下；用此士也。亦有君不能耳，士何弊之有？」簡子乃去犀蔽犀櫓而立于矢石之所及，一鼓而士畢乘之。簡子曰：「與吾得革車千乘也，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。」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。

又曰：昔荊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，荊師敗，共王傷。臨戰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，豎陽穀操參酒而進之。〈酒器受三升曰參。〉子反曰：「訾！退！酒也。」豎陽穀曰：「非酒也。」子反曰：「訾退，却。」豎陽穀又曰：「非酒也。」子反受而飲之。子反之爲人也嗜酒，甘之而不能絕于口，醉。戰既罷，共王欲復戰而謀事，使人召子反。子反辭以心疾。共王駕而往視之，入幄中，聞酒臭而還，曰：「今日之戰，不　親侍，所恃者司馬也。而司馬又若此，是忘荊國之社稷，而不恤吾衆。不　無與傷戰矣。」于是罷師

去之，斬司馬子反以爲戰。故竪陽穀之進酒也，非以醉子反也，其心以忠也，而適足殺之。故曰小忠，大忠之敗也。

又曰：齊、與晉戰，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，〈平阿，齊邑。餘子，官氏。〉退而去，不自快，謂路之人曰：「亡戟得矛，可以歸乎？」路之人曰：「戟亦兵也，矛亦兵也，亡兵得兵，何爲不可以歸？」去行，心猶不自快也，遇高堂之孤叔無孫，〈孤，特，位尊也。叔，姓。無孫，名。〉餘子當其馬前曰：「今者戰，亡戟得矛，可以歸乎！」叔無孫曰：「矛非戟也，戟非矛也，亡戟得矛，豈亢責也哉？」〈亢，當。〉平阿餘子曰：「嘻！還反戰，趨尚及之。」遂戰而死。

又曰：吳起謂商文曰：「馬與人敵在前，援桴一鼓，三軍之士，樂死若生，子與我孰賢？」商文曰：「吾不如子。」

《淮南子》曰：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，問于咎犯曰：「爲之柰何？」咎犯曰：「仁義之軍，不厭忠信；戰陣之戎，不厭詐僞。君其詐之而已。」問雍季，雍季對曰：「焚林而獵，偷多獸，必無獸。以詐僞愚人，雖偷利厚，亦無復利，其正之而已矣。」于是不聽雍季之計，而用咎犯之謀，與楚人戰，大破。還賞有功者，先季雍，左右曰：「城濮之戰，咎犯之謀也，賞先季雍者，何也？」文公言曰：「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。季雍之言，萬世之利，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！」

又曰：敵潰而走，後必可移；適迫而不動，名之曰奄遲；擊之如雷霆；斬之若草木；耀之若火電。欲疾以速，人不及步，車不及以轉轂，兵如植木，弩如羊角。人雖衆多，勢莫敢格。

《春秋感精符》曰：强杰幷侵，兵雷合龍門，血溺驂。〈宋均曰：龍門，魯門也。時與宋齊戰敗，相殺血溺驂馬者也。〉

賈誼《新書》曰：黃帝行道，炎帝不聽，故戰涿鹿之野，血流漂杵。

《三輔舊事》曰：武帝發兵攻衛太子，連鬥五日，白虎門前溝中血流沒足。

《列女傳》曰：湯受命而伐桀，戰于鳴條。〈鳴條，南夷地名。〉桀師不戰，湯遂放桀，與末嬉嬖妾同舟浮海，死于南巢之山。

《諸葛亮兵法》曰：山陵之戰，不仰其高；水上之戰，不逆其流；草上之戰，不涉其深；平地之戰，不逆其虛，此兵之利也。故戰鬥之利，惟氣其形也。

《衛公兵法》曰：凡事有未形同而勢异者，亦有勢同而形別者。若順其可，則一舉而功濟；如從未可，則暫動而必敗。故孫臏曰：「計者因其勢而利導之。」《兵法》曰：「百里趨利則蹶上將，五十里而趨利者半至。」善動敵者，形之而敵從之，與之而敵取之，以奇動之，以本待之。此戰勢之要術也。若我士卒以齊，法令以行，奇正以設，置陣以定，誓衆以畢，上下已怒，天時已應，地利已據，鼓角以震，風勢以順，敵人雖衆，其奈我哉？譬虎之有牙，兕之有角，身不蔽捍，手無寸刃，而欲搏之，勢不可觸，其亦明矣。故兵有三勢：一曰氣勢，二曰地勢，三曰因勢。若將勇輕敵，士卒樂戰，三軍之衆，志厲青雲，氣等飄風，聲如雷霆，此所謂氣勢也。若關山狹路，大阜深澗，龍蛇蟠陰，羊腸狗門，一夫守險，千人不過，此謂地勢也。若因敵怠慢，勞役饑渴，風波驚擾，將吏縱橫，前營未舍，後軍半濟，此謂因勢也。若遇此勢，當潛我形，出其不意，用奇設伏，乘勢取勝。是以良將用兵，審于機勢，而用兵仍須鼓而怒之，感而勇之，賞而勸之，激而揚之。若鷙之攫，獸之搏，必修其牙距，度力而下，遠則氣衰而不及，近則形見而不得。故良將之戰，必整其三軍，礪其鋒甲，設其奇伏，量其形勢，遙則力疲而不及，近則敵知而不應。若不通此機，乃智不及于鳥獸，亦何能取勝于鯨寇乎？乃須怒士鼓衆，使之奮勇，故能無强陣于前，無堅城于外。以弱勝强，必因勢也。

楊子　《長楊賦》曰：高祖奉命，順鬥極，運天關，橫巨海，漂昆侖，提劍而叱之。所過麾城扌斬邑，下將降旗。一日之戰，不可殫紀。

潘安仁《西征賦》曰：追皇駕而驟戰，望玉輅而縱鏑。

潘安仁《射雉賦》曰：若夫多疑少决，膽劣心捐，內無固守，出不交戰。

《謝玄輝詩》曰：炎靈劍遺璽，當塗駭龍戰。

《李少卿答蘇武書》曰：疲兵載戰，一以當千。

陸士衡《辨亡論》曰：我陸公挫之西陵，覆師改績，因而後濟，絕命永安。績以濡須之寇，臨川摧銳；蓬籠之戰，只輪不反。